

刘庆邦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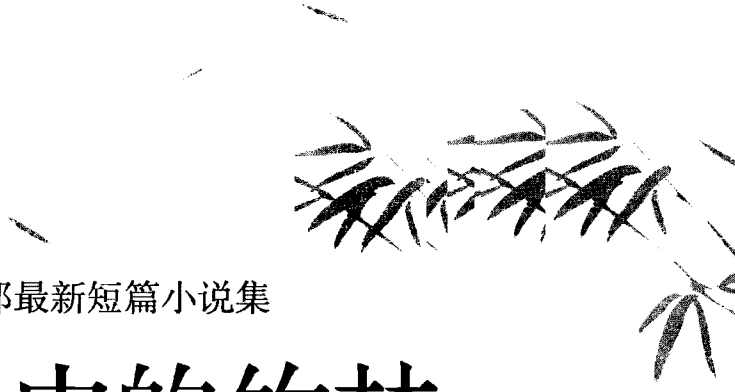


# 风中的竹林



刘庆邦最新短篇小说集

求真出版社



刘庆邦最新短篇小说集

# 风中的竹林



刘庆邦 著

求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中的竹林/刘庆邦 著; —北京: 求真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80258 - 149 - 4

I. ①风… II. ①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5570 号

---

## 风中的竹林

---

作 者: 刘庆邦

出版发行: 求真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甲 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 话: (010) 83190288 83190219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8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0258 - 149 - 4/1 · 30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自序

## 方寸之间见功夫

2011年3月26日上午,《中国作家》杂志社牵头组织了一场“短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各地来的许多作家朋友都参加了。我在会上作了一个发言。我的发言虽然没有写成发言稿,但会前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我扼要复述了沈从文先生七十年前在西南联大所作的关于短篇小说的讲演;谈了汪曾祺对林斤澜短篇小说的评价,对何为“有话”,何为“无话”,试着说了自己的理解。我还斗胆提出,目前坚持短篇写作,需要具有短篇小说的精神。我把短篇小说的精神分为五种精神,即:对纯文学艺术的不懈追求精神;勇于和市场化、商品化对抗的永不妥协的精神;耐心在细部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精神;讲究语言韵味的精神;知难而进的精神。回想起来,我那天的发言可能有些长了,以致挤占了其他作家朋友的发言时间,借此机会道一声抱歉。

其实,那天我对五种精神并没有展开讲,只是点到为止。如果展开来讲,所占用的时间恐怕会更长。这次因篇幅有限,我仍不可能放手面面写来。我只把第三种精神拎出来,结合新写的短篇小说《皂之白》,说说关于短篇小说的细写。世界是以细节的形式存在的,我们看世界,主要是看细节。我们捕捉到了细节,就看到了世界。如果我们没有看到细节,等于什么都没看到。如果抹去了细节,世界就是一个空壳。拿小

说来说，细节是相对情节而言。在一篇好的小说中，情节总是很简单，而细节总是很丰富。情节是因，是果，细节是从因到果的过程。情节是从此岸到彼岸，细节是实现从此岸到彼岸的渡船。情节固然也很重要，但最终是以细节为支撑，是靠细节取胜。任何情节都是可以想象的，细节才是自己所独有的。细节是一篇小说的真正胎记，小说与小说之间的差别也体现在细节上。

特别是短篇小说，它的体积是那么有限，规定了我们不能在有限的、宝贵的尺度内粗枝大叶，粗制滥造。在情节框架确定之后，我们必须专注于细部，在细部上下够功夫，把文章做足。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是一种激发性的文体，它是激发思想的思想，是激发想象的想象，激发细节的细节，激发语言的语言。短篇小说是琴弦，读者是弓子。弓子一触到琴弦，整个琴就会发出美妙的音响。这样的文体，天生对行文的密度要求比较高。这个密度包括信息密度、形象密度、语言密度，当然也有细节密度。我强调了短篇小说的行文密度，并不是说要把短篇小说写得密不透气。孙犁先生说过：“文章以气为主。”每一个好的短篇都是一个气场，充盈的是作家的灵气、正气、诚气、静气和善良之气。归结到一点，短篇的写作当是步步生莲，每一个细节，每一句话，都经得起仔细欣赏，值得反复琢磨。

我想起了核雕艺术。所谓核雕，是以桃核、杏核等水果坚硬的内核为原料，在小不盈握的果核上雕出各色人物和故事。著名的核雕作品《东坡游赤壁》，就是明代的王叔远在不满一寸的桃核上精雕而成。作者随物赋形，把小小的桃核雕刻成一叶扁舟。舟上有篷，有楫，有八个窗户，五个人物。还有火炉、水壶、手卷、念珠。再仔细看，小舟上刻的对联、题名清晰可见，共三十多字。一个有限的载体容纳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可谓方寸之间见功夫。这种慧心与匠心的独运，正是我们在写短篇小说时所需要借鉴的。

我想起了诗歌艺术。我听说不少写小说的作家不读诗歌，特别是不

读新诗，对此我不能理解。我的文学创作是从写诗开始的，虽然没有写成什么气候，但对诗一直很爱读。我至少为三位诗人的诗集写过序言。我说我不懂诗，不敢写。他们不相信，坚持邀我写。我怀着敬畏之心认真写来，还算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我国应是诗的国度，诗歌艺术是顶尖的艺术，诗歌创作的成就是最高的成就。诗歌艺术是讲究韵律和节奏的艺术。它道法自然，天呼我呼，地吸我吸；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切都是那么畅达与和谐。诗歌艺术是最凝炼的艺术。它注重对文字的推敲，多一字则太多，少一字则太少，每一个字都是有效的，都恰到好处。我一直认为，好的短篇小说都是诗意化的，都有着诗的内核。沈从文先生说过：“短篇小说的写作，向传统学习，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从小说学小说，所得是不会多的。”

我想起了绘画艺术。我不懂绘画，但我欣赏过古今中外很多名画。好的绘画总是情感饱满，意境深远，给人以无穷的美的享受。好的绘画总是胸有成竹，落笔千钧，一落笔即成永恒。好的绘画总是既有整体性的美感，也有局部的美感，它的局部不怕放大，放大后仍是一幅画。我看过一些局部被放大的画作，惊疑于它的纤毫毕现，丝丝入扣。其实好的短篇小说与绘画有着同样的道理，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细节组成的。把一篇小说拆开来看，每一个细节都独立完整，有着画面般的效果。

这篇《皂之白》，我尝试用文字画一幅画。它的故事是简单的，意蕴也不复杂，所主要呈现的不过是一幅矿工的肖像——劳动者的肖像。它注重色彩，注重明暗关系，同时注重对细部的刻画。这种写法对读者的阅读耐心或许是一种考验，但首先考验的是作者的耐心。

刘庆邦

2011年5月12日于北京

# 目 录

---

## CONTENTS

自序 方寸之间见功夫 / 1

风中的竹林 / 1

失 踪 / 16

月光下的芝麻地 / 30

月亮风筝 / 42

皂 之 白 / 56

到处都很干净 / 68

回来吧妹妹 / 82

男人的哭 / 94

钻 天 杨 / 110

小 动 作 / 124

相 遇 / 136

丹 青 索 / 148

一块白云 / 160

秋 声 远 / 174

沙家肉坊 / 186

美 发 / 200

西风芦花 / 211

逃 荒 / 223

摸 刀 / 239

美满家庭 / 251

四 季 歌 / 263

养 蚕 / 277

燕 子 / 290

后记 山歌本自胸中出 / 305



## 风中的竹林

院子大门外有一片竹林，那里就是方云中的家。这个庄子是上千年的老庄，庄子里的人家不算少。可数来数去，院子门口长竹子的只有方云中一家。竹林成了方云中家一个标志，有外来人打听方云中家在哪里，庄里的人不说方云中，先说竹林，说你找到了竹林，就找到了方云中的家。方云中家的大门口朝西，门口不远处是一镜水塘，那些竹子从塘坡长起，一直长到了岸上。若从水塘外沿往里看，不会看到方云中的家，因茂密的竹林像一堵绿色的屏墙，把他家的院子门楼遮住了。来人须绕过“屏墙”，才别有洞天似的，把方云中家的大门口找到了。

据长辈的人讲，这片竹林的第一棵竹子是方云中的曾祖父的曾祖父栽下的，一生二，二生三，渐渐地，就生成了一片竹林。如此算来，这片竹林的存在已经有些年头了。从栽下第一棵竹子的年代算起，按人算，到了方云中这一代，是第七代。方云中有了孙子，到了方云中的孙子那一代，已经是第九代。按竹子算呢，竹子每年春天都发新笋，年年都有新生代长出来。要问这片竹林一共集合有多少代竹子，准确的代数恐怕谁都难以说清，只能说一个大约数，大约有二百多代吧。

方云中家有四间堂屋，两间灶屋，还有一个大院子。他的两个儿子和两房儿媳妇都在新疆打工，把孙子孙女也带走了，家里只剩下他和妻

子老两口儿。方云中不难找，妻子在院子门外给他放一把椅子，椅子上放着软软的棉垫儿，他几乎每天都坐在椅子上，面对着他家的竹林。竹林边的一棵桃树开花了，地里的油菜也开花了，看来春天又来了。方云中才六十多岁，但他的身体不是很好。自从前年冬天病过一场，他的行动就不大灵光。医生对他讲，他的血管出了毛病。好比他身上的血管是道道水渠，以前水渠里的水是清的，现在水渠里起了淤泥，就把血管淤住了。血通路通，血不通顺，路就不太好走。确实，方云中的左腿变得很沉重，重得像绑了铁瓦，又穿了铁鞋一样。而他右手的五个手指头老是撮在一起，再也伸展不开。这地方有一句土话叫“撮胡儿”。说某某人“撮胡儿”了，就是指这人不行了，走下坡路了，没什么希望了。说到“撮胡儿”时，还有一个相应的手语，是把五个手指头撮起来。方云中如今的状况，仿佛老是在表示，自己已经“撮胡儿”了。他对人这样表示，对竹林里的竹雀也是这样表示。他是人不由己，手不由己，不想表示，也得表示。

他越是腿沉脚沉，走路费劲，妻子越是劝他多走走。妻子说：椅子下面四条腿，屁股底下两条腿，你坐得时间再长，也变不成四条腿，要想挪动，还得靠你的两条腿。你多走走，多活动活动，你的腿还是活的。你老是坐着，说不定哪一天，你的腿就成死的了。听了妻子的话，方云中先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回想年轻的时候，他的两条腿是何等好使。田里一条水渠八尺宽，他一个箭步就射了过去。到树上摘红枣儿，别人是肚子贴着树干往上爬，他以手攀树，以脚蹬树，肚皮不挨树皮，猿猴一般就爬上了树梢。秋后在麦子地里追兔子，狗追，他也追。他以两条腿，几乎和四条腿的狗跑得一样快。叹过气后，他不得不承认，妻子的话是对的。竹子不走，他得走。竹子生来就是守，人生来就得走。他慢慢从椅子上站起来，双脚稳了稳，拄上拐棍，开始走。所谓拐棍，手握的地方应该是弯曲的，有一个拐。他的拐棍直来直去，没有拐。他的拐棍是妻子用竹子给他做的，竹子通体还是绿色。

方云中通常是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庄口朱连升的小卖部门前，那里有一帮人一天到晚搓麻将。另一个地方是方长山家，那里老是有几个老头老太太在说闲话。全庄两千多口人，大部分人都到城里挣钱去了，庄子里剩下的人十成连三成都不到。只有这两个地方，还算有点儿人气儿。方云中走得很慢。他走几步，停下来，像是攒一攒劲，又像是回想一点什么，再接着往前走。走到朱连升的小卖部门口，他看见小卖部的门还没开。听人说，朱连升的儿子在城里做生意发了财，打电话让朱连升到城里开眼界去了。方云中不知道朱连升的眼界是怎么开的，他估计去开眼界的人还没回来。那帮在小卖部门口搓麻将的人还在按部就班地搓。见方云中费劲巴力地走过来，他们没一个人跟方云中打招呼，更没人给方云中让座。他们的眼睛都盯着自己的牌，牌上有鸡，有饼，还有发财，好像哪一样都比方云中重要。大概他们还觉得，方云中，一个老是打着“撮胡儿”手势的人，若跟他打招呼，对和牌恐怕不利。方云中自知是个无用的人，并不指望别人跟他说话。他的手连一张牌都拿不起来，他也不凑近看牌。小卖部门口两侧有两个水泥门墩，他在其中一个门墩上坐下了。

那些搓麻将的人输赢并不来钱，只来糖块。哪个人和了牌，其他三人每人给和牌的人一枚糖块。如果和牌的人是自摸，其他三人每人就给自摸的人两枚糖块。他们的糖块都不放在桌面上，而是像金块子银块子一样装在口袋里。需要付给别人糖块了，他们才从口袋里把糖块掏出来，很不情愿似地把糖块扔给和牌的人。有的糖块包装纸破了，只剩下酱红色的赤裸裸的糖块，糖块上沾着一些烟末子，还沾着别的什么东西。一个叫自平的人，在牌桌上被人叫成了自摸。当自摸把一枚赤裸的糖块啪地扔在和牌的大本面前时，大本并不把糖块收起来，让自摸把糖块换一个。自摸说没有了，说着，掀起扁扁的口袋让大本摸。大本说：我不摸，你自己摸。你把糖块放嘴里嚼过了，谁要你的！自摸不承认把糖块放嘴里嚼过，说糖纸是自己破的。他们用的糖块都是在朱连升的小

卖部买的，自摸没有了糖，就扭头看着小卖部，埋怨朱连升到镇上进货怎么还不回来。

方云中的腿不好使，手不好使，眼睛和耳朵还算好使。他从自摸的话里听出来，原来朱连升已经从城里回来了。

搓麻将的人不会因自摸口袋里没了糖，就停止搓。有人临时借给自摸十枚糖块，他们哗哗啦啦，继续把麻将搓下去。他们眼不闲着，手不闲着，嘴也不闲着。因为等着到镇上进货的朱连升回来，他们说到朱连升的事情就多一些。他们这个一句，那个一句，有的像逗眼，有的像捧眼，说的多是朱连升在城里开眼界的事。一开始，方云中听得有些惊奇。越往下听，方云中越觉得不得劲，不知不觉中脸子拉长，有些生气。儿子尽孝心，没有这么尽的。到城里开眼界，没有这么开的。这个朱连升，真不是个东西！怎么的了呢？把搓麻将的人说的话集中到一起，码起来，连起来，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朱连升的儿子在城里某个洗浴中心办有会员卡，隔三五天，朱的儿子就带着朱到洗浴中心洗一次澡。他们不是把浑身上下洗干净就完了，还要换上洗浴中心提供的软衣服，分别各开一个包间，唤来按摩小姐为他们按摩。小姐们只穿三点式的奶罩和裤衩，在一个高度透明的玻璃房子里，坐成一大排，像一群鹅娃子一样。每个小姐胸前都带着一个红色的、圆形的胸牌，胸牌上标有黄色的号码。朱连升看中哪个小姐了，只点一个号码，那个小姐便可以跟他到包间里去，把门一关，为他进行按摩。按摩是好听的说法，说得直接一点，就是两个人都脱得赤条条的，一对一，干那种事。朱连升在城里住了不到半个月，先后随儿子去了洗浴中心三次，干了三次那种事儿。朱连升打一枪换一个对象，三次点的小姐是三个不同的类型。他第一次点的是一个胖小姐，第二次点的是一个小巧的小姐，第三次点的是一个高个子的小姐。三个小姐各有各的味道，有的甜一些，有的辣一些，有的酸一些，反正都是好味道。说着这些事情，几个搓麻将的麻友对朱连升儿子的做法都是肯定的，他们认为，养一个这样的儿子，真是

养值了。同时，他们对朱连升都很羡慕，夸朱连升开眼界开了一个又一个，真是开美了。自摸一边羡慕朱连升个狗日的有福，一边连连咂嘴，好像哈喇子都快要流出来。

方云中用竹棍捣了一下地，问：这些话你们都是听谁说的？

没人回答他的问题。他的问话有些突然，口气好像也不对，与牌桌上谈话气氛不大一致。自摸打出了一张牌，唱道：大白脸！自摸此时唱牌，与方云中的问题接上了，好像有关朱连升开眼界的话都是大白脸说的。牌桌上的人都笑了一下。

方云中说：你们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我不信朱连升那么不要脸！

大本接话：要脸有什么用，你看自摸，把白脸都打了出来。自摸说：对，我只要么鸡，不要白脸。

方云中说：人要脸，树要皮。人不要脸，还算什么人！

大本说：你这一套都是老八板儿，我跟你的看法不大一样。什么是脸，脸就是面子。要脸就是要面子，有脸就是有面子。谁最有面子？那些经常在电视上露脸的人，那些演电影演电视剧的明星，还有那些常被人提起来的人，都是最有面子的人。在咱们庄，你要说朱连升不要脸，朱连升肯定不同意。自从朱连升从城里回来之后，你到庄里打听打听，哪个不提朱连升！人家朱连升认为，他儿子是全庄最孝顺的儿子，他这个当爹的，是全庄最有福气的爹。人家虽说不能像过去的财主一样，娶几个小老婆，人家到城里连睡几个大闺女，也算不错。朱连升为自己挣足了面子，人家的脸最大，面子最宽。大本说着，也打出了一张白脸。

在大本说话期间，方云中几次想打断他，都打不断。他的身体处在“撮胡儿”状态，嘴似乎也不太给劲。大本脸和屁股不分，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气得用竹棍敲了好几次地。等大本把话说完了，他气得反而不想和大本争论了，欲站起来走。

正在这时，朱连升骑着电动三轮车回来了。进了一趟城，朱连升的

面貌果然有所变化，他不但穿上了黑色的皮夹克，戴上了乳白色的棒球帽，双眼还罩上了一副红不登登的蛤蟆镜。他的棒球帽盖住了额头，遮住了整个脸的三分之一。他的大大的蛤蟆镜，又遮住了脸面积的三分之一。所剩下的三分之一，露在外面的主要器官是朱连升的嘴。朱连升的嘴是好嘴，他一路骑车，一路哼着一支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为何每个妹妹都嫁给眼泪……一见朱连升回来，那几个搓麻将的人像见到久违的财神一样，无不兴奋起来，争着跟朱连升打招呼。自摸说：我的糖块早就输完了，你怎么才回来！朱连升说：输完糖块没关系，只要不输掉老婆就行。一个麻友问：你这次进货怎么去这么长时间，不是又找小姐去了吧？朱连升答：我这次没从镇上进货，到县城进货去了。县城的货还是好一些。大本说：你这次进了什么好货？朱连升说：这次进的货属于商业秘密，暂时不能告诉你。大本说：不会又是金枪不倒丸吧？朱连升说：金枪不倒丸算什么，这次进的货要比金枪不倒丸好一百倍，我保证谁见了谁开眼界。朱连升一直笑着，不管回答谁的问题，嘴都仿佛笑成了一朵花。听说朱连升新进的货能让人开眼界，人们未免把新货色与朱连升进城开眼界的事联系起来，悬念又增加不少。大本从麻将桌旁站起来，要看看朱连升这次进的到底是什么货。朱连升把一个纸箱子护住，说不行不行，要看货得提前申请，还得一对一地看，人多眼杂绝对不行。不是因为别的，我担心有的老朽看不惯。朱连升说到老朽时，并没有看方云中，但那些麻友会意，不约而同朝方云中看去。

方云中的脸比刚才板得更铁板，也更冷峻，他说：连升，你这孩子，我听说你到城里干坏事去了？

朱连升装作刚看见方云中，说：是云中大叔呀，您老儿怎么得闲了！我觉得门口多了一样把门的，还以为谁送给我一头铁狮子呢，原来是您老儿呀！您最近身体怎么样，还在吃肥肉吗？我跟您说过，吃肥肉多了对身体不利，您不相信我的话，结果怎么样，肥肉到底还是把您给废了。现在给您个十八的，恐怕您也只能白看看。

方云中骂了朱连升一句，说：你这孩子，就记着十八的。我问你，你到城里是不是干坏事去了？

朱连升说：你说这话我不懂。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恐怕得重新洗牌。过去认为是好事的，现在可能是坏事；过去认为是坏事的，现在可能是好事。过去我们把美国人叫美国鬼子，口口声声要打倒人家。现在把美国人当神敬都敬不及。

方云中说：按你这样的说法，你到城里睡人家的大闺女，难道干的也是好事？

朱连升的样子有些不屑置辩，说：这还用说吗，我做的当然是好事。你知道不知道，人家小姐做的是生意。凡是做生意的，都希望有人买。要是没人买，人家的生意怎么做。我花钱买她们，是支持她们的生意。她们叫我大哥，对我非常感激。朱连升打开小卖部的门，从三轮车上往小卖部里搬货。那些麻友暂时不搓麻了，帮助朱连升往小卖部里搬东西。自摸对方云中说：你到一边坐好不好，碰住你怎么办！

方云中听出来了，朱连升确实睡了人家的大闺女。朱连升不但不以为丢人，还振振有词，以为自己干下了什么光荣的事。可气的还有这帮搓麻将的人，他们跟着狗屁乱哄哄，简直站到狗的立场上去了。方云中觉得自己肚子里有些堵，那只伸不开指头的手也微微地有些抖，他说：嫌我碍你们的眼是不是，我走还不行吗！他以手扶墙，站起来后，再以竹棍拄地，一步三颤往家里走。刚走不远，他听见有人在背后说了一些什么，遂引发了一阵笑声。他知道那些人是笑话他，但他没有回头。

回到家里，方云中还没在椅子上坐下，就开始发问：日头呢？妻子赶紧从屋里跑出来，仰脸指着天上的日头说：日头不是还在天上嘛！方云中又问：天理呢？什么天理，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妻子说：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到底要找什么？妻子赶紧扶住他，把他扶坐在竹林对面的椅子上，又是掰他撮在一起的指头，又是蹲下身子，帮他顺腿，问：你跟谁生气了，怎么气成这个样子？方云中喘了一会儿气，才把朱连升到

城里干的坏事对妻子讲了。妻子嘿了一声，说：拿猪皮往嘴上抹油，你不要听他瞎吹。有人睡了人家的女人，往嘴唇子上钉铜子还怕保不住密呢，谁会满大街乱说。你没听人家说嘛，咬人的狗不乱叫，乱叫的狗不咬人。他说他到城里睡了一百个女人呢，你怎么能信他的！方云中说不，现在人变了，狗也变了，满嘴汪汪叫的狗照样咬人。庄里人说得有胖有瘦，真鼻子真眼，朱连升自己也承认，由不得你不信。方云中提到朱连升的爹，说有啥种，就出啥苗儿；有啥样儿的根儿，就有啥样儿的梢儿，朱连升的爹就不是个正经东西，所以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才会干出那样的事。妻子说：就算朱连升睡了人家女人，就算他的脸装进了裤裆里，碍你什么事了！耽误你吃了？还是耽误你喝了？跟他生气，伤的是自己的身体。也不低头瞅瞅，你是生得起气的人吗！方云中说：那不行。天有天理，人有人伦，理不公，气死旁人。遇见不合理的事，我就是要说。妻子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让你出去了，让你天天在家里待着。

以后两天，妻子果然没再催促方云中到别处走动。方云中吃了饭，就坐在椅子上，看着他家的竹林。他睁眼是竹林，闭眼也是竹林。竹子冬天是不落叶，但竹子在冬天也要休息，所以竹子的叶子在冬天是燥色。只有到了春天，竹林才焕然一新，每片竹叶都水灵灵的，闪着绿色的亮光。方云中看见，竹林间又冒出一些竹笋。竹笋刚钻出地面时，不长枝，也不长叶，只在笋尖处有一两片猫耳朵一样的东西，像是为了接收春天的讯息。竹子的粗细是由春笋决定的，春笋刚发出时有多粗，竹子将来就有多粗，这是竹子的一个特点。方云中知道，这片竹林能保持到今天很不容易。大跃进那一年，竹林被充了公，并被全部砍光，拉去盖牲口屋。因竹根还在，到了来年春天，一场春雨过后，竹笋又发了出来。还有一次，生产队里为了兴修水利，把不少竹子连根挖了出来。那一次因伤及竹根，方云中曾担心他家的竹林再也保不住了。说来竹子真够顽强的，虽然挖过后的头一年没发新笋，但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又



有新的竹笋像箭簇一样射了出来。有了第一根竹笋，就不愁有第二根。渐渐地，竹子又成了林，又有了阵势。这天起了风，风是由西边刮过来的。风还不小，吹得竹林刷刷作响。桃花的花瓣被风吹得纷纷飘落。风大的一阵，把竹梢压得有些低。风一过去，竹梢很快又挺立起来。

方长山提着一只小竹篮子，到方云中家采竹叶。方长山说他这几天有点上火，采点竹叶熬茶喝，败败火。方长山八十多岁了，腰不弯，背不驼，身体还很硬朗。方长山还喜欢说笑话，他对方云中说：我来采竹叶得经过你批准哪，你不批准，我不敢采。方云中说：看大哥说的，采吧，随便采，想采多少采多少。方长山说：好，有老弟这句话，我才敢采。方长山采了一些新鲜竹叶，回头对方云中说：你又不是一尊神，老这样坐着可不行。坐的时间再长，也没人给你上香。你得走，越不想走，越得走。另外，你得找人说说话，把嘴用起来。嘴老是不说话，也会变成棉裤腰。

这时方云中的妻子从院子里出来了，对方长山说，方云中前天到朱连升的小卖部那里坐了一会儿，回来气得哼哼的，满肚子都是疙瘩。方长山说：那是的，看法儿不一样，一说话就打顶板儿，没有不生气的道理。你去的是蛤蟆坑，回来不变成气蛤蟆才怪。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到我家去，那帮老太太准得把你的肠子捋得顺顺溜溜的。

方云中听从了方长山的建议，下午到方长山家里去了。方长山的孩子也都不在身边，只有他老两口在家里。每天，都会有一些老人，集中在方长山家门口，每人一张矮脚凳子，边晒太阳，边拉呱儿。他们拉什么，没有一定的话题，看见狗说狗，看见鸡说鸡。有时话头断了，他们也不怕冷场，各自眯着眼走一会儿神儿。待想起新的话题，他们再议论一番。他们这里很像一个论坛，坛主就是方长山。在整个论坛，男性也只有一个方长山，别的参与者都是老太太。怎么，是那些老头们不爱来吗？不是的，那些老太太的丈夫们都死了，剩下的就是一些老太太。那些老太太吃了饭没事干，不到这里说说话干什么呢！对于方云中的到